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
第一六〇回 弔膀子淫令得意 鬧包廂戲館爭風

且說辛修甫和陳海秋等在味菴園回來，便一直到西鼎豐林媛媛院中。陳海秋忙忙的寫起請客票來。一會兒客人來了，陳海秋吩咐擺起檯面來。一班客人為著天氣□分炎熱，略略的坐了一回，便大家謝了主人，散席回去。辛修甫想著回去也沒有什麼事情，便約著王小屏和陳海秋等到天仙去看戲。王小屏搖頭道：「這般天氣到戲館裡頭去聽戲，可不是自己找苦吃麼？」修甫道：「包廂裡看戲的人少些，又有風扇，我們只要去包他一間廂就是了。看戲雖然苦熱，回到家裡去也是一般。還是找些消遣的事情，覺得比坐著些好。」陳海秋道：「今天禮拜六，這個時候已經差不多九點多鐘，只怕包廂早已擠滿的了。」王小屏忽然笑道：「我們方才看見的廉小福和姚月仙，廉小福恰恰是天仙裡頭的武生，姚月仙自從和廉小福有些首尾，想來一定是天天要到天仙去看戲的，我們今天去看看他們兩個人的把戲也好。」陳海秋聽了甚是高興，催著辛修甫快去，遲了恐怕沒有坐位。

辛修甫便同著他們幾個走出西鼎豐弄口，一路往天仙戲園來。

進了戲館，自有認得的案目趕忙招呼。辛修甫便問：「還有全間的包廂沒有？」

那案目彎背躲身、滿面添花的道：「別人來是騰不來的了，如今辛老爺要，讓也要讓出一間來。」說著，便引著眾人走上樓去，果然讓了一間包廂出來，請辛修甫等進去坐下。

辛修甫舉目看時，只見樓下正桌上的客人雖然不見得□分擁擠，卻也坐得滿滿的沒有什麼空位，只有樓上的人略略少些。隨手拿過一張戲單來看時，只見排的廉小福的《長阪坡》、謝月亭的《四郎探母》、小連生的《四進士》。台上已經做到一陣風的《泗州城》，《泗州城》完了，就是小連生的《四進士》，做得甚是精神。

《四進士》做完，便是謝月亭的《四郎探母》。手鑼一響，謝月亭緩步出來。辛修甫等素來聞得謝月亭的聲譽，知道是個新出來的著名老生，不免大家都細細的看他。

只見他面如滿月，膚若凝脂，骨格玲瓏，身材穩稱。更兼喉音高亮，清脆非常，唱到那幾句搖板，直唱得□分沉鬱，無限淒涼，好象一聲聲、一句句都唱出眼淚來。

辛修甫聽了□分歎賞道：「真個名不虛傳，不愧是個後起之秀。」

一面聽著，一面留神往廂樓上兩旁一看，只見兩邊樓上有好幾個不尷不尬的少年女子，都目不轉睛的看著那台上的謝月亭。這一個眼波斜溜，那一個檀口微開；這一邊方才巧笑承迎，那一邊又是嬌聲引逗。那一種妖嬈冶蕩的樣兒，一時間那裡摹繪得出。更兼那幾個女子的樣兒□分詭異，說他是人家人罷，又實在不像是人家人。說他是堂子裡頭的信人罷，又不像是個吃把勢飯的樣兒。辛修甫看了詫怪非常，口中歎一口氣道：「怎麼上海地方的風氣如今竟壞到這般田地？我記得前幾年的時候還不是這個樣兒，怎麼隔不多時竟會現出這般怪狀？」王小屏道：「前幾年已經都是這般的了，不論什麼人家人和堂子裡頭的人，吊起膀子來都是在戲館裡頭，把戲館當做他們的台基一般。你向來不狠聽戲，所以沒有留心罷了。」

辛修甫聽了，便也不說什麼，只細細的看那台上的謝月亭，看他怎樣的對付那班女子。只見那班女子，雖然一個個眉花眼笑，賣弄精神，把一雙眼睛釘定在謝月亭身上，目不轉睛的看，那謝月亭卻只顧做他的戲，不甚理會。雖然也有時回他們幾個眼風，卻總是隨隨便便的，不大經意。

辛修甫看了，不懂這個裡頭是什麼道理，心上疑惑：或者是那班女子面貌醜陋，看不上眼，所以不去理會也未可知。便又對著那班女子看了一看。只見那幾個女子，也有面貌生得平平常常不狠出色的，也有生得□分出色、豔麗非常的，卻沒有一個醜陋的在裡頭。辛修甫想來想去，始終想不出這裡頭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情，便和王小屏、陳海秋兩個人說了。王小屏和陳海秋也留心看了一回，果然覺得那幾個女子雖是□分挑逗，謝月亭卻有意無意的不甚兜攬。王小屏和陳海秋也想不出這個道理來。

這個時候，台上的謝月亭已經做到「別妻被擒」的一場，那一個搶背筋斗也跌得□分圓穩。陳海秋喝一聲采道：「這個小孩子委實可愛，怪不得這班沒廉恥的婦女要一心一意弔他的膀子！」王小屏聽了，便取笑他道：「這樣說起來，你若是做了女子，也一定要和他弔膀子的了。」陳海來也笑道：「我不過是這般說說罷了，你又沒下巴起來。」

正說著，忽然陳海秋回過頭來，一眼看見隔壁二包裡頭空空洞洞的，一個人也沒有，卻鋪著台布，裝著碟子，還有兩個花插，裡頭插得滿滿的都是鮮花，擺設得狠是精緻。陳海秋便道：「怎么二包裡頭的客人，到這個時候還沒有來？」辛修甫微微笑道：「我是進來的時候早已看見的了。這個包廂，一定是那位電報局總辦宣觀察的姨太太長包在這裡的了。」陳海秋不信，道：「今天是禮拜六，他為什麼到這個時候還沒有來，只怕不是他包的罷。」辛修甫笑道：「你不要性急，等會兒廉小福的戲出場，他自然會來的。」

說猶未了，早聽得一陣腳聲，一個案目當頭領著一班大大小小的婦女，一窩蜂都走進二包裡來。陳海秋連忙回頭看時，只見一個少年女子領著兩個娘姨、兩個大姐，嘻嘻哈哈的做一堆兒坐下。果然不是別人，就是在張園裡頭看見的那個姚月仙。

這個時候的妝束和方才大不相同，打扮得粉膩脂濃，珠圍翠繞，穿著一身外國紗衫褲，越顯得花嬌柳媚，玉潤珠圓。那姚月仙坐了下來，也不看台上的戲，只和那兩個大姐咬著耳朵，咕咕唧唧的說了一會，也不知他說些什麼。

一會兒謝月亭的戲已經演畢，便是廉小福的《長阪坡》登場。廉小福穿著一身簇新的白緞繡甲，捻著一根短短的白蠟桿槍，氣昂昂、雄赳赳的走上場來，台容甚是整齊，台步也□分穩稱。這個時候，不但是姚月仙的一雙眼睛目不轉睛的注定在廉小福身上，就是那一班樓上樓下的看客，也大家的眼光都攏在廉小福一個人身上。

廉小福抬起頭來，往兩邊包廂裡頭把眼睛飛了一轉，見了姚月仙喜孜孜的在包廂裡頭看著他微微展笑，便不由得心花大放，越趨精神。那混戰的一場，一路槍花使得水瀉不漏。」投井」的一場，更添出幾個大翻身，旋轉如飛，身段活潑，演得甚是認真。只把個姚月仙在包廂裡面喜得滿心奇癢，張開了一張櫻桃小口再也合不攏來。

辛修甫等一面看著戲台上面廉小福的戲，一面又要看著包廂裡頭姚月仙的戲，倒覺得有些應接不暇起來。正看到好處，忽然聽得「豁啾啾」一聲響亮，一個茶碗從頭包裡面直飛到二包裡來，剛剛的不歪不斜，正飛在姚月仙的頭上，直把個姚月仙嚇了大大的一驚，頭上淋漓漓漓的淋了許多的水，一枝翡翠押髮折作兩截，珠花也掉了一支。接著，聽得頭包裡頭有一個女子的聲音，嬌滴滴的罵道：「格只爛污貨末，直頭少有出見格，嫁仔人再要出來弔膀子，面孔才勿要格哉！」這一下子，登時二包裡頭鬧哄哄的大亂起來。

姚月仙吃了這一個驚嚇，更聽得隔壁有人罵他，明曉得這個隔壁的人一定也是廉小福的相好，頓時又恨又妒，心頭那一股酸氣直升到腦門裡頭來，再也按捺不住；不顧好歹，也跳起身來厲聲罵道：「耐是啥人介？倪認也勿認得耐，吃醋末也勿是實梗吃法格嘛。耐倒有面孔罵倪，說倪勿要面孔，耐阿是要面孔格呀？要仔麵孔末，也勿操至於到戲館裡向來吃醋哉嘛！倪弔膀子末，勿關耐格事體，挨勿著耐來瞎三話四。耐有本事末，跑出來等倪認認耐格大好老嘍。拿仔茶碗躲來浪隔壁打人，連搭仔王法才嘍撥格哉！耐打斷仔倪一根押髮，搭倪好好裡陪得來，少仔一個銅錢末，耐試試看！」一面說著，喝叫手下的那幾個娘姨、大姐：「唔篤大家才跟仔倪，到隔壁去問問格只爛污貨看！」說罷，便立起身來往外就走。

那頭包裡頭的那個寶貝，聽得姚月仙把他這般痛罵，更氣得一佛出世，二佛生天，把兩隻小腳在地下亂頓道：「倪吃醋末，自然有吃醋格道理，你倒再有面孔說得出格號閒話？老實對耐說，廉小福搭倪末四五年格老相好哉。倪掛仔牌子規規矩矩做生意，搭戲子軋姘頭，嚙啥希奇。耐是嫁仔人格人家人，宣家裡格姨太太呀，再有面孔出來軋姘頭？」一面說著，一面也挺身而出，直迎上

來，剛剛和姚月仙打了一個照面。

姚月仙好好的坐在那裡，被他潑了一頭的水，又打斷了一支押髮，直恨得咬牙切齒，恨不得把他一把扭過來打個半死，方才爽快。見他直迎上來，不免抬起頭來看他一眼。只見這個女子約莫也不過二□多歲的樣兒。頭上梳著一條油晃晃的樸辮，沒有一些插戴。身上也穿著一身外國紗衫褲，不穿裙子。身量苗條，丰神妖麗，蛾眉直豎，粉面通紅，惡狠狠的直撲過來。正是：

月照明河之夢，神女生涯；風吹妒海之波，摩登業界。

在下做書的做到此處，卻要暫歇一回。以後的許多事跡，都要在□一、□二兩集裡頭出現的了。